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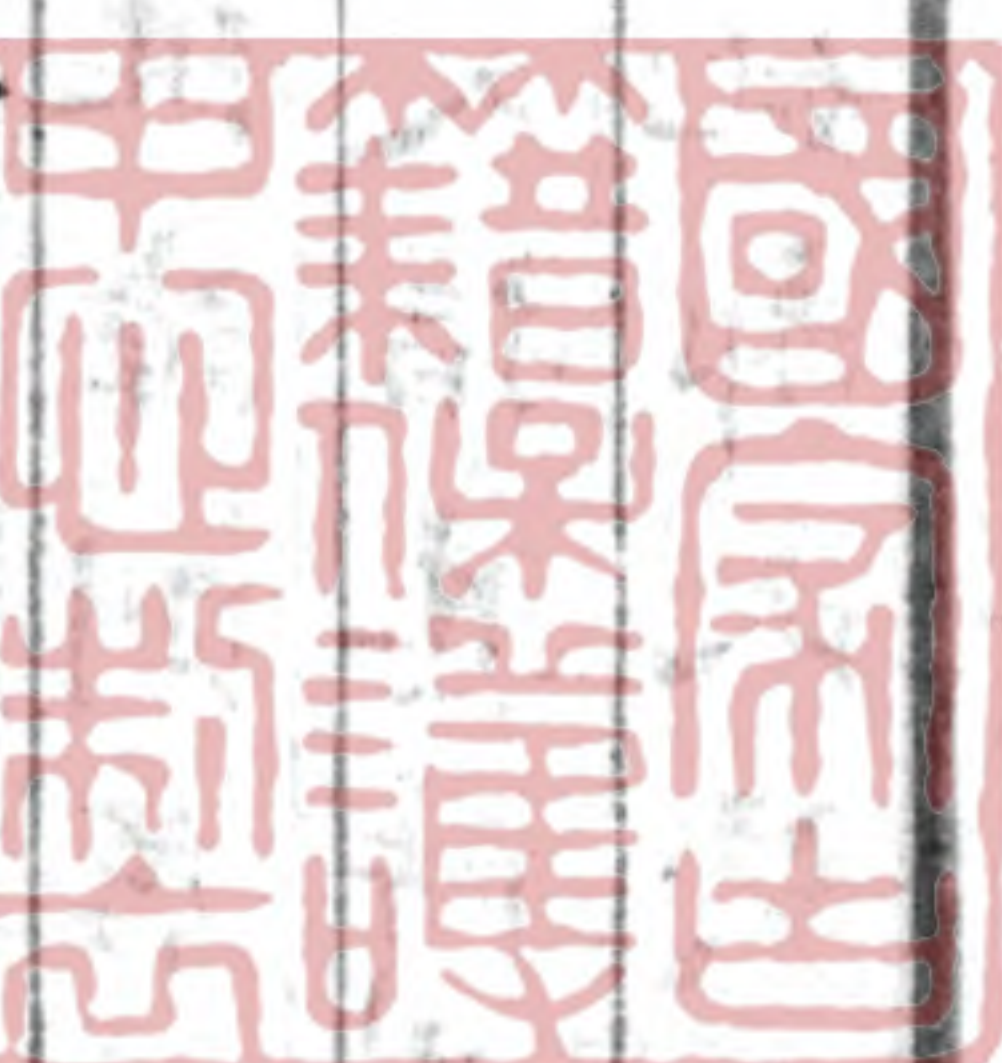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趙

雄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願為  
臣妾 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  
乃二月甲午 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  
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奠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  
漢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謚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  
時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夏聞詔感泣維血即拜疏謝又拜疏  
請曰竚王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  
宗 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于  
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上皇帝廟謨神筭  
推勅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  
照古今不幸早棄明特亦既積年 陛下憫念勳勞固當爵以真  
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天惟 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



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  
父世忠自建文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其可忘乃  
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  
虛閣特詔考古戎服入見面賜 御書俾冠于碑首願謂諸將曰  
世忠有大功于 帝室今考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  
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咸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下  
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  
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雄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願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  
謚通同尋上書懇辭 上遽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  
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  
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石列國後為秦所併于孫自  
辨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  
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沒有異入指其所葬  
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

經鉅堂重錄宋本

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莫  
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大夫子王其季也始震之夕有光甚出屋  
間鄉鄰以為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  
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竒之少長風骨嶄岸尚氣節能  
屈西邊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  
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  
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閩陝嘗過未脂  
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閑閉王怒以臂拉門閑鍵應手而斷且視  
之其木蓋兩拱餘閑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三  
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即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无  
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  
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  
不俟鞅而奮喜與交進痛飲資用通有无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  
肆賞酒期於戰獲驚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  
之役綵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



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擬擬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王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尤移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贊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懷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猷繼逢敵於佛口塞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減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盡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閔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

經鉅堂重錄宋本

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詞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頃刻伏發賊衆天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伏戈而前榛棘歛避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趨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噪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為二隊據坡



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  
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  
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推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  
破湯村強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揚  
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  
翦衆數萬戰於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  
五千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  
賊劉太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喜賊徐大郎衆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  
賊張慶寺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  
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  
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  
河計河一失守 宗社隄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  
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  
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中賊不設備及虜進迫也子橋則方平

經鉏堂重錄宋本

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臨數十重圍  
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薊披靡虜嘆異小卻即潰圍出殿  
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  
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  
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  
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  
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割勝捷軍極諸軍  
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  
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  
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  
復唯類山東復據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  
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歸路令曰前  
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  
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若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  
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



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鍊王怒折筈攷弓拔刃徑前  
殺為首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遣其眾苟萬餘謂已遠王不能  
及方擁所掠子女稚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  
矣速東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聽請  
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矣斗酒王下馬飲啜輒盡眾莫敢動恚  
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  
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錫對慰獎甚  
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濰沅河真定  
失守王知濰沅河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  
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馬攻益急粟單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  
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  
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眾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  
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 光堯壽聖憲大躰道性仁  
誠德經武緯天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  
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尤懼王據西土臺力

經鉅堂重錄宋本

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  
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眾遂  
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  
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  
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狀兩河朝議不徙始建 御營以王為左  
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勦除陞定國軍承  
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  
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陽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  
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眾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  
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眾遂解甲聽命李  
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  
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眾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  
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  
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



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  
軍不復敗矣名還行在授廊廡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  
御營統制知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  
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神校段恩者止至都下詭  
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傳劉正考素畜異心聞王  
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  
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港又陰與同惡  
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酌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  
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辨王至  
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  
啟行時道路諱言傳正考謀扶乘輿以出中外洵懼王曰賊素知  
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  
行至嘉禾造攻其甚急傳正考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  
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无定

經鉅堂重錄宋本

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威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  
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  
國夫人及二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无顧念會隆祐太皇宣  
見楊國揚國詣傳紹曰太尉作如許事公未矣於太尉何如傳乃  
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大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降  
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  
可令速清嚴陞揚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翔於途告之故翔色  
動手自捽耳揚國覺翔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  
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  
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  
正考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  
安國家王知脅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承載曰天子即復位  
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  
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浚遣兵三千助王王願所部或非素



所討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賊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  
登岸擊賊无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  
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便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  
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  
鬪轉至剪刀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  
及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授  
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  
傳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无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送黨  
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  
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近萬一寢成  
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之耶抑亟首以  
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  
社刷耻不然則臣為欺天殿前虎賁有赤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  
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上時所部總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  
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港佐二叛為逆卿知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港已不自安嚴兵為衛王詣港與語手折  
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港  
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  
制王兼程追襲賊方圓三衢間 王師未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  
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  
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北傳正彥南相約為  
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竭部恃勇臨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  
挺槍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傳正彥及傳弟翊遣  
所乞二虎賁護俘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  
中貴人賜金合蒸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  
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 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  
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趙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揚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  
兀术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



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克以建康叛降于兀朮  
兀朮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  
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  
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  
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  
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未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  
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  
賊資財物帛畫與將士并降空名誥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  
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臯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  
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  
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棧辣軍于北王提海艇中流南北接  
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加響時於  
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  
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  
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上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

經鉅堂重錄本

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  
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  
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  
馬別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  
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  
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  
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日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  
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  
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脫誥二人者云  
即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  
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  
大江殆弥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未  
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



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  
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  
左軍都統制時劇盜起閩中荆湖震擾 朝廷為出禁旅遣辛  
全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懋等力請改命將帥章  
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叅政孟  
庚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衆踰十萬至備造黃紅傘等王曰建居  
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部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徑  
趣福唐擁衆而上福師迎謁且言賊方銳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  
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劔潭瀉險賊焚  
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  
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臨馬坑凡可以旅  
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捨正路俾各擇便  
利沿山塹溪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不暇城邑如  
在升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為震怖以謂從天而下  
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回源洞中又有陸必強葉鐵骨陸必先

經鉅堂重錄本

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  
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  
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遠謝嚮六崇等皆械遂行在所廼令軍人  
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  
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  
自以為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  
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疇零賊  
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  
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  
將何以加諸 朕始聞北喜而不寐是惟感愛兼得躡我至仁如  
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 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群寇要  
頌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承嘉若將就休  
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瀆建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  
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未降王悉分配諸  
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氍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朮轉戰



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黔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櫻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共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疑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關下下令敢掠子女者即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 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

經鉅堂重錄宋本

苦緊我憂冲比又李宏懷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山徒朕甚嘉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未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 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勵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鬼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 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 行朝無數舍之遠 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 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冀以決萬全又札曰 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指意必欲圖危 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



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 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  
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  
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  
軀至懷王受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  
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侯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  
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  
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 社稷憂諸君奮忠義  
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扳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  
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  
維陽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晬盍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  
移屯守江乃撒耿夔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  
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鄉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  
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  
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元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  
喜甚與群酋屬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

經鉏堂重錄宋本

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雜出虜軍亂  
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淖弓刀無所  
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太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千里  
元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邱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  
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元  
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  
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  
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  
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  
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臨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盍至  
群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 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  
獨抗大敵勒殺犬羊數以萬計據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 朕望  
元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夫  
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  
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 朕懷初



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興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帶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橋名為報報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願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古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酒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邱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

經鉅堂重錄宋本

長城矣劉豫聞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亡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援兵訖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百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拔眾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數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偽齊師劉猷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字臺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毡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



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軍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岢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大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金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朕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為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 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鄉首到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帥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 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 朕竦

經鉅堂重錄宋本

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聞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敗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 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 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章上以十數為 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 至尊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真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蓋公佐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証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敬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



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  
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踈虞所乞入朝奏事  
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  
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  
師至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  
臣昨見金國捷報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  
而兀朮成其叔捷殊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  
云兀朮既再臨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據已割  
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  
悉從便宜措置若事躰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  
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  
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  
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

經鉅堂重錄宋本

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  
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  
河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  
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  
萬屯定遠王遣成閩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  
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  
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  
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科賊情一一必中  
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  
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昇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榘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  
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予伐若自此與和日  
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  
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  
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關王及張浚岳飛



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大傅依前三鎮節鉞免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若都城奉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醜駕未歸王朝謁于臨平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太上教召王同家人燕于苑中春禮深篤教賜名馬寶劍其他賜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輟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候勉以忠義大節莫連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計聞太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尚方名柔龍腦香以歛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品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子

經筵堂重錄宋本

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大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令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霈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宣州寧國縣王萬脩次適從政郎劉喜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克集吳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七人日挺奉議郎太柱命曰扶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夫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進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嚴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



饗也至是得謚忠武考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  
嗚呼王起西陲布衣狀貌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何其  
盛耶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常置使為營田大使為  
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  
剪湖湘賊苗劉推兀求慶大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所當無非  
勳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  
忿其無禮於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為  
之沮貳性不喜便佞事閔廟社必徧饗王陛下流涕極言之雖  
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  
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思不忍去必械  
繫以送至謀遣趙鼎王力爭曰鼎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  
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王不平  
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躄莫須有王艷然變  
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  
為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謹言家人

經鉅堂重錄宋本

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瞑目  
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留百深士君子至今  
傳之受人思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筭苗  
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  
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  
耕也若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  
故推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沒賀遷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  
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  
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戶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  
從之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宮一級則新惜  
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  
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  
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在武  
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



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  
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遣以  
巾綯談樂天譙會俾為婦人妝以耻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  
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狡狴之鑿連  
鎖之甲斧之有掠陣 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  
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盡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  
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  
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屨幅巾於意林泉壺  
觴間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  
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  
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  
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輕去而王終日澹  
然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雖稚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  
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修  
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擗遣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

經鉅堂重錄宋本

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勁勁君父上表懇免至再 太上  
詔勉從之其始終思遇如此臣惟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  
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冊  
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蓋亡  
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  
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  
無不及焉方逆傳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  
道徑還呂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  
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道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傳卒  
咸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秉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  
朝議不從識者以為深恨及維揚危急 六飛南渡諸師咸欲西  
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謂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 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  
臣惟嘗待罪太史氏獲觀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  
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皆莫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稟



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游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蓋  
 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錫  
 天傳誦世忠得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觀宣王中  
 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蠻來威王國底定等事雖以褒大方  
 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威德之形容光明  
 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願采同雅聲為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  
 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指頸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頌胡首不恭神州盡腥天地重開  
 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凡此中興誰實佐命  
 緊時元勳王國以定元勳謂何維師斬王王奮山面  
 起翦之鄉鐵胎之弓悍馬長槊方在童年氣震山嶽  
 逮事徽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王先我行是礫是剪浙西山東績用丕顯  
 霸府肇新來乘風雲掃清南郡大駕時巡淮海之間

經鉅堂重錄宋本

劇盜蝟起解甲來戈如父詔子帝幸餘杭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反易天常賊虐樞臣都城喋血凶鯨孔熾  
 震驚宸闕王在海上海聞變號呼凡爾眾士  
 今當康軀吾與群山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撓彼凶徒裂膽視魄天位反正  
 乾清坤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達有狡汝為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血人于牙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三方百城地數千里奪攘矯虔聲勢相倚  
 當守謀帥且莫如王授以斧鉞往搗其吭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閉歲未周三方悉平奔旗奔師捷書相望  
 貸遣脅從旌別善良爾高爾賅我施爾征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仁義之兵吊伐是尚帝有恩言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克叛以降金陵不支游窺上邦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虜木雖強望風震怖海艦如雲江之中流  
 北剽援兵南歛歸舟水戰陸攻推枯拉脆殺傷莫數



停獲萬計	首師小黠	僅脫其身	敵勢寢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詔	罪已如湯	王曰吁嗟	君父所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壩	親室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眾寡雖殊	我整彼亂	虜騎紛呶	馬足俱斷	四面塵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邱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未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虜不足誅
江左人心	時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七極邊	志請中原
和議既諧	弛強鑠堅	王越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較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離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動搖邱山	呼吸雷風	催王天寶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經鉅堂重錄宋本

較振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
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信勲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袞袞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動
上不汝忘	豐碑島島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其思忠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曠

乾道八年春侍衛典步軍臣是挺一日奏事殿上泣且言曰臣之先臣璘奮身邊鄙自

我陛下即位一心事君匪躬宣力積勞西南游被褒厚而臣無

似不能顯大先臣遠業乃墓碑至今無辭以勒後世將泯而無聞

惟陛下矜念假寵於吳氏而錫之無窮天子曰嗚呼惟汝父

璘勤勞王家積四十年英風義聲輝耀顯明九命二伯淑旗綬章

高其名器崇其物采矣爾挺其以是勒于阡君錫之名曰安民保

蜀定功同德之碑挺拜稽首悲感若無所容異日詔翰墨之臣

王曠曰爾其為之銘曠承詔辭不獲命乃論次而書之謹按故

太師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謚武順吳璘字唐卿德

順隴干人也曾大父謙追封魏國公大父遂追封楚國公考宸追

封魯國公皆累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祖妣齊氏妣劉氏封魏楚魯



三國夫人王在娠甫七月而生意象異常兇魯國公奇之曰是必  
矢吾門少長負氣節善騎射年十八以良家子從涇原軍戰西邊  
宣和三年從統制楊可世入燕道河北宿逆旅夢婦人告曰妾家  
被劫于路露背水濱幸相公哀之移封高原寤以語其徒視之信  
然因感而募之戰歟滿口行而提甚老人有餉食者王食已視之  
別不見聞者異之靖康初力戰破夏人補官既而敗金人於下邳  
戰三原斬千戶兀訥耶從兄武安公玠復華州破賊史斌咸以有  
功秩充永興軍路書寫機宜文字移辟秦鳳路兼統領五軍軍  
馬名賊號王札手者脅潰卒寇暴鄂杜開連破官軍執永興假守  
張公輔妄立名字勢張甚武安公檄王討之王先以書繫箭編  
射賊中曰明日破賊立旗為表先降旗下者除其罪賊卒得之心  
動時王所部不滿千人賊幾萬眾騎數十夜半進師遲明相遇賊  
將戰陣動奔降旗下者果無數乘執搏之賊據高阜王遣驍將斂  
旗鼓輕兵斫其後賊遂大潰斬王札手以報俘其黨千人迂武翼  
郎閣門宣贊舍人時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公

經鉅堂重錄宋本

與王招散二數十人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練兵積粟以扼敵衝  
紹興元年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廷音問隔絕兵軍食匱將士家徃  
徃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武  
安公與王遠台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禦虜益力遂  
敗敵將沒立于原下沒立遣二將烏魯折合自皆成出散關又趨  
和尚原沒立身自犯箭筈閉關將夾攻必破我王擊退二將生獲  
首領蘊通斬千戶潑察胡烏魯折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奮擊之  
斬其將兀盧虜敗走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沒立亦敗竟不得相合  
時武安公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徃徃有全隊誅之  
者王則厚撫摩之如家人親愛以輔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  
犯武安公之法而樂王之思戰無不克下魯國夫人憂乞終喪不  
許以破烏魯等功超迁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帶擢秦鳳路兵  
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虜憤其連敗也兀木合諸道兵十餘  
萬期必取原而後入蜀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公嚴兵待  
之王率師拒戰數日率以勁弓強弩扼其衝以奇兵邊其傍聞絕



其糧道虜不得休伺夜虜將飯然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虜不得食疊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死決兀術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虜分為三十餘陣以拒我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虜雖因而猶整至神公道狹覆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戶羊哥孛堯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兀術身中流矢二獲鎧仗萬計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陞權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時隴州移治方山原二年虜圍之且臨敗之于百查嶺力戰解圍五戰皆捷迂官二等權知鳳翔省兼安撫事三年虜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虜懼掎其後也乃陽以兵趣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甘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迂滎州防禦使陞權副都總管知秦州節制階文時買馬路久未通王首聞之質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焉武安公與王度虜既屢敗不得志必大

經鉅堂重錄宋本

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壘仙人閣亭曰殺金平四年春二月兀術撤離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閣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弥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公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駟會原上金人已與我對壘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髁遂與虜戰分為東西以擣我東則四大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虜極其狡悍東西相望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虜殺傷彊半而氣猶銳我軍若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虜將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却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勵有死志洎虜再擣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勾相連魚貫而上攻其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壘兵殆盡遂



走入壁陽為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  
窺蜀矣第功迂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  
州統制閔外軍馬仍節制階文五年春圍秦州下之六年創軍名  
行營右護軍為行營右護軍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  
九年春改行營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金人已廢劉豫  
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  
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  
謝則可幕府謝不及秋七月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朝廷遣簽書樞  
密院事樓紹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  
反覆難信懼有它變金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南山擣蜀  
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心控虜要害遲虜情  
見力疲浙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  
備之十年兀朮殺撻辣金人再寇河南復以王為行營右護軍都  
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其夏撤駐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

經鉅堂重錄宋本

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師駐蜀口扼虜川陝宣撫使  
胡公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  
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為此者可斬也虜人  
所以輕犯我者間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  
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檄虜責其棄信輕舉率師即日出  
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石壁李永琪向起等彼鵲眼張  
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令僅以身  
免駐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叅氣象雄壯撤離合自上西  
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撤離合捨蜀口  
而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  
十一年朝廷出師渡淮宣撫司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  
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使胡公胡問方略安出王曰璘  
當以三陣破虜人皆莫測所謂蓋王襲虜之策已素定而諸軍莫  
有知者攻秦州州將武誰以衆降時金人統軍胡蓋習不祝合軍  
五萬營丁劉園胡蓋善戰習不祝善謀二人皆虜之老於兵者且



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馱敵燈曰吾事改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天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虜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德卒如王言時陝右久隔王化王一戰而聲振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徃徃擒虜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略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亦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 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捷喜曰真能踐言矣十二年 上賜褒詔召王赴在所拜檢校少師改充階成岷鳳經略使還鎮十四年始析利州路為東西改利州西路安撫使以階成岷鳳興文龍七州隸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改行營右

經鉅堂重錄宋本

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安撫使知興州時和議方堅王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當是時西路兵為天下最二十一年 太上皇帝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二十六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陞領 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二十九年冊拜少保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三十一年虜果敗盟就拜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虜主亮渡淮巨酋合喜號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使即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虜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畧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偽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 上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偽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溫敦烏也及州成將明威將軍元顏宗臣等八人加拜陝西河東路招討使王之子挺與虜連戰治平寨破其衆萬餘人敵千戶二十一月虜王亮被戕十二月 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 敕書褒諭 冊拜少傅王遣都統



制姚仲與挺率東西兩路之軍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  
由張義堡駐推沙會平涼之師未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  
畏我軍號曰天兵別將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  
知士有情志且虜將盡發西兵内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  
夜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  
識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士氣自倍登埤咨嗟不忍發一  
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天於是按行營壘別柵要害且治夾河  
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  
別有地暨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  
堅壁與我合我軍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  
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數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某  
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時降帥有覘者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  
見如此吳公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  
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遂遁去後德順軍市不易肆王  
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部尚書虞公先文

經鉅堂重錄宋本

宣諭川陝齊 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偽都  
總管劉嗣初副統石列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王  
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千戶六月 皇帝受內禪賜親  
札曰昔在舊邸每共定省側聞 太上皇帝聖訓謂今日元勳舊  
德同國休戚無如卿者且曰偏師之出曾不淹時三路土疆悉歸  
版籍 朕聞此事欣贊慕用蓋非一日王捧詔感淚曰臣無橫草  
功已蒙 太上皇帝不凡之過今 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寵臣何  
敢愛死復遣中使賜 御府細鎧弓矢秋八月除兼陝西河東路  
宣撫招討使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  
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  
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以待  
虜且指視諸將以虜克日所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元顏悉烈等即  
十餘萬正營王所指之地有酋先引數千騎輕出視東山去巢穴  
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  
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豁豁萬戶復領精兵自鳳翔來援初



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虜衆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誰謀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昊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若將趣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虜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地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嘆王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為京觀者弥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窳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猶首有終夕悵恨一王策虜雖衆無能為矣冬十月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勳勞績效聞上賜親札曰覽虞允文奏知卿智勇

經鉅堂重錄宋本

兼濟力抗醜虜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若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七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威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十一月上遣帶御器械梁珂賜御札并玉帶十二月問門宣贊舍人郭昇賜宸翰并宣旨問疾隆興元年拜少師有旨恩禮視樞密使利州防禦使李邦傑來勞就以告賜繼有詔退師矣是時議者選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恐去川口遠聲援遠絕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衣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上復詔出兵與張丞相浚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師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初得是旨幕府請覆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繫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



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  
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西民樂輸北誠恢復之基也議  
者憂慮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虜持重必顧慮  
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  
輕向蜀况今逆亮死虜內訌未久合喜盡西兵頓德順城下猶不  
能抗我豈暇他謀但 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  
詔書從事璘敢違 詔即幕府語塞隆興二年冬十月虜人犯天  
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麾下擊之虜小卻列營茅城谷  
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  
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  
近虜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 大朝講和矣繼被  
詔命即抗章請朝乾道元年 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族行未半道  
奏疏乞解宣撫使優 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四月到闕上遣中  
使鄭邦美勞問 賜賚加等即 召對便殿 上慰諭隆渥面得  
有許朝 德壽宮 太上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 朕與卿老君

經鉅堂重錄宋本

臣也自今可數人 見王頓首謝 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  
饌賜無虛日初隆興元年許立家廟於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  
旨許 皇子復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為前此未有五月 冊  
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三上章懇辭遣中使 詔諭不允後數日  
制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禮赫  
奕寵絕一時六月 詔還鎮 兩宮燕饌禮均家人王入辭 德  
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 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  
瞻 天日因泣下 太上亦為垂涕親解所佩刀 賜王曰異時  
思 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 兩宮別 賜珍器玉帶甚寵秋八  
月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元是  
夏秋糴以供軍儲吏多取於民而畜出以規贏民甚病之褒城諸  
縣各有古堰分水溉田歲料民田以多寡賦竹木增條吏訟為姦  
又光道渠久廢水不下溉利廢而賦仍在王以次墮草糴則使民  
自墾督諸軍復渠宣莊築壞開田數千頃民甚利之懲姦吏核健  
訟以防其病民外臺以治狀聞 上降詔嘉獎踰年改鎮武興三



年夏復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以五月十七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表上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二日賻銀兩絹匹各千錢五百萬太上賜銀十兩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表容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曾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索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教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啟之薨之教日啟封則家廟等教事語不及它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於其親者矣王雄姿正志剛毅靜深喜大節略苛細不嚴於刑而人自畏之讀史傳曉大義幕府文書輕重之間亦時自竄定其愛君憂國之誠得之於天雖造次不能忘也其在闕下諸子有授美官者王曰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曰念無功可報上汝若不廉勤以自效吾雖死地下亦不汝佑故其在官皆兢畏自力其治軍如其治家而恩威兼之愛將犯法泣涕而斬之厚撫其孤不敢以私徇法士卒有過必再三語之不戒而後罰改過則釋然無芥

經鉅堂重錄宋本

蒂心待僚佐以寬不忍言人過往往為覆護之而亦潛分優劣士之耿介雖干犯其意久而敬之硬辟側媚中心薄其為人知人之明尤為當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嘗送亮璘竊憂之剛中未頷其語既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王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將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而起皆以功顯為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鎮武興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漢中凡前政與民權易爭利者悉除去蠲逋欠無慮百萬緡嘗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制其騎則有分陣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兵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射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陣有圖無書王每出師指麾諸將



風采凜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徙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百築鬼郊寺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焉娶王氏封吳國夫人先八年卒男十二人曰援曰掖曰擴曰搃曰挺曰拭曰拯曰投曰柄曰揚曰揆曰搏孫男九人暎旰晷曦晦其五尚幼子孫凡二十餘人持鹿典兵出入禁闥克紹前修是以似之近者言威者鮮儼也臣既書其事輒申之言曰蜀之為國巖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遂成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為閑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斂跡垂翅有以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茲 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 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 上實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勅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 詔之曰宜即提銳旅直出漢中吊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 詔之曰閑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 聖天子以保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 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州東 委命下吏虜失形勝勢惡技窮誓我威靈鄉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 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凜凜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吾 天子其知之矣謹為之銘曰井路坤隅 時惟蜀都 蘆叢魚鳧 開國有初 岷峨為望 犍祥為障 峻塍巨防 天下孰尚 重險積貨 是狝裒鯁 有偉將臣 于時保之 將臣伊誰 惟武順王 喋血轉戰 莫我敢當 因山據原 和尚是名 晝斲其柵 夜披其營 束馬絕車 攀天臨空 原不可得 蜀不可攻 虜以憤來 合兵作威 扼衝發覆 條其紛披 虜以奇來 指陵趣谷 擇利鼓儻 擣其心腹 其來以正 推鋒直進 束隘設險 以死申令 來以多方 有東西軍 左顧右蹠 察其噴呻 烈烈惟王 洪稜無前 如飛如翰 如衝如援 奮其虎貔



厲其熊羆 虜曰罷矣 蜀不可窺 蜀不可窺 厥惟安哉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焚焚大酋 去不復留 三陣定謀  
一言必酬 迺窺咸秦 于山于川 迺歸三路 我陵我泉  
有所失平 將順指令 挈戶率興 爭還國絲 皇帝曰嗟  
巖巖蜀平 六十二州 以固吾圉 同德之碑 保蜀為正  
民其以安 功其以定 俾彼雲章 尚福吳氏 申錫恩腴  
昌大而熾 翼子肥家 孝能揚名 千載而下 於昭厥聲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東平呂公相我 太宗 真宗垂二十年 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  
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十九日遂不起年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  
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  
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其義不得辭輒用慕其世次  
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  
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為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  
侯為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  
侯之後也本大夫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勲德顯名於當時者偉然  
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為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  
聖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  
昇州四年代還會 帝征太原劉氏朝于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  
館旋加右拾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



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為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陞  
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為上相淳化二年罷為吏部尚書奉朝請  
四年復為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為上相益以昭文  
館大學士五年冊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  
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  
進封許國及薨 天子震悼哭甚悲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  
聘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文穆公以諸子位于朝累贈太師兼尚書  
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  
矢誓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妣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  
憤懣絕迹于龍門山躬事新汲力奉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為業  
晝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而恍惚日若無以為生  
者如是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 太祖開寶末  
公侍母氏赴舉東都時 太宗以晉王尹開封聞公名召見復索

經鉅堂重錄宋本

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中於鄉書明年即上  
第自此七年叅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  
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  
稱治精於選任儉庸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  
贓敗或纒于 帝曰紳亦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  
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是豈好貨者也 帝  
驟信立還紳官而以它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參位怡然一不自明  
踰年 帝得紳贓實始悟遂黜紳為絳州副使朔日復以相命公  
耐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 帝既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  
其沈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  
退以名上 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 帝亦不許他日  
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 帝盛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呂蒙正  
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  
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  
皆惕息不敢動公掎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帝退謂親信



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  
知能任人而加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灯一夕帝宴近臣于瑞  
拱樓樂車馬之藝左右頤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  
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威臣常見  
都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  
蒼生之幸也帝頽顏不語王禹偁名譽謬時亦在列聞其對為  
之汙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虜弗服忿之常議  
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遺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  
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  
而還亦悔是二主者曠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為後世非  
笑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慎之直宜以道德恩信橫于中  
而澹乎外則夷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甚所不足與校於  
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傾聽褒納自是伐  
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為水部員外郎公  
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進也懇辭

經鉅堂重錄宋本

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為著例于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  
公念輔政既久恩寵特殊羸然曳綵謁聖輿於境上伏地哭幾絕  
屢哭屢幾絕行路皆哭皇皇馬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  
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于道公以盡瘁積  
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  
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昊方罷二子咸而推以恩公  
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問與樵釣野史駢  
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懿無煩語  
不妄願與人無親疎無高下陸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為諫諍為侍  
從為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之于上惟上自行  
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  
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任至再罷相惟在昇與  
河南為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嘗一日遠于朝廷至於河南之行  
尚非太皇雅意蓋強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  
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



不容終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願養而亟常使人候其安否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于四海致時昇平則疇能感夫兩朝春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陪勳爵邑咸第一勳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豪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天子憐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今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王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夢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父諱龜圖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太夫人公掌誥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茲睽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于其

經鉅堂重錄宋本

家也初娶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于公之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郎務簡光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誼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為王官其無為世胄子弟之為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汙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詒教特身謹勅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為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於輿論異日必能躋公之武于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公之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人知公之議訓大施于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未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叅知政事趙安仁



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亡次  
嫁永州淮官揚巽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而不逢時止位而沒生而無成  
不若勿生至辰而成惟公真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  
舉以冠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遂為相臣相我  
二宗大皇粵真三相必首不令後人善不有已  
造宁容陳事高沛鬱衆皆逡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論  
帝怒斯震公顏益溫居若柔弱語焉不聞及以議諍  
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終孚  
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其舉萬方以胥成我太平  
匪公曷圖公處厥位天子是依讒免疾去天下以思  
進則以道勤勞飭之退必以禮燕樂遠之曰予去去  
曰孫群群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意者斯為報與  
天石于墓無窮之所告歟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文忠公歐陽

脩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其公之行  
事及太常之狀初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  
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墓于  
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  
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  
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  
官家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  
公諱昭沃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  
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  
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  
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朝還獻詩教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  
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



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  
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  
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 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辨其事入為三司京  
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  
道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  
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  
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  
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  
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俗  
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  
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  
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一學知壽州遭歲天飢公自

經鉅堂重錄宋本

出未為廉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  
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是以捍患  
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  
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熙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  
徐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  
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  
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  
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  
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為木籠  
以匡未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  
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



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證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邱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三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者十一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賁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下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歲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北部負外郎求右主客負外郎學古虞部負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



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  
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  
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容臧縮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  
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  
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共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 在污全潔 閔德潛光 有俟而發 其發惟時  
自公啟之 英英伯季 踵武皆來 相車宗宗 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 四世六公 惟世有封 秦楚及齊 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 祖考在前 孫曾盈後 公居于中 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 惟能其約 以有其豐 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 有遠其貽 有大其繼 刻詩垂聲 以質未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竒豪傑之才逢時  
自奮智畧神出勲業赫々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也琦向守大名  
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  
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詎今歷年多矣墓碑之  
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烈祖之益光也琦常摠領吏  
局觀祈載公之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  
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究息今得與巨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  
示于後世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于澶之臨  
黃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為鄴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  
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德行自富鄉里  
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  
然其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



赴大名舉府議將首薦公。以同郡張暉素有文行既率寇公上書請以暉為第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多論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權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藉田厯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賜五品服時公與文靖呂公故樞密使朱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踰旬擢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師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若殺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率辭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而加慰勞四年冬東南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月賑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宣徽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知成都府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閔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

經鉅堂重錄宋本

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二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有餘積乃下其佑使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呼曰前所給米者皆雜糠士不可食今一、精好此公真善幹國事者也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雖收服諸郡餘盜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敢往。剽奪民財物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庭面數其過將遂斬之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隣州當還京帥者志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之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出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內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逾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公以順黨始以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



間有疲弱偶掛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  
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諸公行  
法公詢之悉前所許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曰前日李  
順脅氏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  
以狀聞願選忠實與繼恩共事上命入內省押班衛紹欽  
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凶勢為屈未幾二人皆召歸就以劔門總  
管上官止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每閱月  
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縣太夫人憂  
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  
遂率眾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宴如故  
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  
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力方銳不可擊今  
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嘗遇賊破  
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  
賊一戰斬盱餘黨盡平眾益服公科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

經鉏堂重錄宋本

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就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  
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糾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  
舒同知舉貢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軍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  
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抗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  
如此若益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  
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歲將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  
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緝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  
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守延  
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事遷刑部侍郎蜀人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  
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惟蜀始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嘉獎就改吏部侍  
郎時命謝濤鑄景德大錢于嘉州一當小錢十銅錢一于今  
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中歲瘍生於頭



不能巾櫛求知穎州。上以公名存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冬，封息，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庶知姦人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以江東旱，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兼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東西京上聞之，即令代還，不能請，懇請便郡，遂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言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以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性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瘡，前一夕頓愈，連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權也。嘗訪三峯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願謂

經鉅堂重錄宋本

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平生勇於為義，遇人急難，苟情有可乘，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勤有遠識。始時人或不察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之不若也。公退闕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入，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它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以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明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蜀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值錢三十六，乃按諸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使輸元佑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也者公之賜也蜀之風尚侈好游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遠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自為贊曰乖則違衆崖則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人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象置天慶觀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鮮昔召公之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戒勿翦勿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載道德過碑輒墮淚後歷千餘歲能繼其風凜然如存公一人而已公有清望善臧否人物公凡所荐辟方廉恬退之士嘗曰被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告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如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于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傑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嘆曰二百年不知此作矣有文集十卷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葬于陳州之苑丘縣村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封太原夫人天禧六年終于陳之私

經鉅堂重錄宋本

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翰林王公禹偁孫四人約奉禮郎綜駕部郎中綽衛尉寺丞紳建州石鼓縣令曾孫二人克夫大理寺丞堯民邢州童崗縣令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寫文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然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而治巴蜀 薦綏南夏 易地以寧 節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伯 如公之才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為國棟梁 有煇公績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 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隸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蘓州時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 太



宗驚曰是敢治魏岸可畏也卒為公罷岸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者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贖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太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既若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陵武議者又欲與之公益爭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西京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嶽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

經鉏堂重錄宋本

嶽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嘆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

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自發兵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其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蘓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誤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古思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竟池鄉之源頭慶歷六年夏某



源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節  
節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時滅節而子孫散亡其在  
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節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  
及為曾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  
而至于公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  
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無  
銘者矣公當 太宗 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  
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迺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  
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余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 由學而知 先知逆決 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 初雖不信 後必如之 公所論議 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 有德有言 德蓄不施 言猶可聞 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從至魯公而嘗以公開  
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  
自為兒童狀貌嶮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竒之矣既冠從其鄉人  
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  
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于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  
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負兵數取俘馘以獻  
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真宗  
而駕河北公命公率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而所斬虜最諸將遷  
大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  
軍旅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嘗以儒者目之至是 真宗召問  
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 不必  
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之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



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嘆息者久之由封州數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此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御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且陷公坐其上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詔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七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劾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大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掘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早卒公孝謹忠篤遇人以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待輒數月常患世

經鉅堂重錄宋本

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予欲棄躬以報久矣顧未有所柰何欺之楚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常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若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便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顯	真宗	俊藝在工	相協于武	有來馮公
馮公頌	奮節金革	有聲中邦	外動夷狄	自公在野
手不去絃	率其所學	以撫戎兵	公之所撫	貌貅豹虎
指揮進退	安若兒女	武夫以競	文罷於柔	維時馮公
兩取其優	孰施其文	有壤千里	孰致其武	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 爾往視河 河決已塞 滑人來歌

帝開而嘉 勞以手救 公拜稽首 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

予釐爾勤 授之麾節 留掌我 方朝告薨 有詔罷視

弔贈聘奠 哀榮終始 追拜為令 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

昨以魯墟 士生顯榮 沒則多已 維時馮公 至今受祉

有周方虎 咸有褒詩 至漢克公 雄為之辭 誰能詩公

傳亦無止 刻碑墓門 公實有子 而後繼 誰能詩公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公實有子 而後繼 誰能詩公

翰林學士王 禹偁 二

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三者有一則可以  
為聞人矣况兼之乎其誰則然吾見于康公矣公諱延澤字潤之  
代比人也其先蓋夏后氏之苗裔白淳維世有比土自立君長其  
別處康居者即始祖也西漢時康居國王約質于大單于其後單  
于內附遂有雲中以國為姓曾祖嗣皇任蔚州蕃漢都知兵馬使  
累贈太子太師祖諱公政皇任代州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傅考諱

經鉅堂重錄宋本

某皇在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贈太師諡曰武安公有世  
祿世功載在武安碑此不復書公即太師之次子母衛國夫人高  
氏晉天福中起家補東頭供奉官歷漢逮周垂二十載艱難險阻  
靡不備嘗以功轉染院副使我 太祖神德皇帝之開國也以荆  
襄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出偏師南討而公  
寔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朝議以其子繼冲權領軍府因命公齎  
璽書乘駟駟以弔撫焉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之公宣論而  
回盡得机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于拾芥尋轉染院  
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婦朝會 國家有平蜀之役  
詔公為北路前軍都監至固鎮主將王全斌請公領前軍先入以  
張萬友佐焉尋擊白水閣子二寨破之勒兵會乾渠波下蜀人恃  
險出萬仞寨以待王師以公與萬友選死士百人先登水西寨以  
兵繼之縱火燔燒柵木俱盡遂取之明日全斌中軍方至乃合逼  
置口走之遂下興州與夔峽兵合進擊西縣三泉坐獲偽與元節  
度使韓保貞公皆有力焉由是乘勝討逐越大小漫天累戰皆獲



赴利州夜半拔之蜀人由桔柏江以遁乃燒浮橋劍門恃天險也諸將方議進擊會有蜀卒來降自言知山川道路且告曰自益光江東有路曰來蕪直抵劍門南二十里蜀人設寨以扼之此捷徑也于是全斌欲自來蕪路入諸將莫有言者公曰來蕪小路無煩主帥可使偏裨以副大將親扣劍門劍門精兵所聚也且蜀人聞來蕪軍入必分兵以禦我此必克之勢也乃命公與史延德往焉公曰書稱獲我后來其蕪今路名來蕪天啓弔伐之義也遂捨車馬披榛梗而蜀帥王昭遠趙崇諳果留小將守劍門引軍于青強店下由是全斌克劍南獲趙王二帥席卷而西矣時蜀世子玄喆統銳兵守綿州聞劍門不守乃棄城而去蜀主遂令伊審徵奉表歸順全斌因請公以一百騎先入城都安撫軍民且自必降之意是時蜀國餘兵尚有七萬公往也人情危之公既至以二十騎自衛人見蜀主諭以禍福示以息信蜀之君臣舞蹈感悅留三日盡封府庫齋魚鑰而還全斌等遂平蜀國遣蜀王暉于京師詔公為成都府兵馬都監而蜀軍復亂且以全師雄為首所在殺知州

經鉅堂重錄宋本

通判以應普州劉澤遂州王可察果州宋德並授師雄偽署朝廷以公為普州刺史公詣全斌請衛兵赴理所與公四十人公發成都至簡州招敗亡之士得刀手一千人取器甲以給之乃教戰陣立部伍擁之而去至郪境有賊申雕領衆五千來犯公一戰敗之擒七百人授偽命者立斬一百輩餘皆釋之乃懸榜示人諭以逆順招集團結得刀手三十人敗劉澤三萬人自是賊勢稍沮公雖至普州解守盡為煨燼廼依山設屋權駐師徒而兵亂之餘無食可守公披攘群盜且戰且行直至遂州葦運儲蓄以至成城畚鍤靡不具焉既至而王可察等數郡賊兵合勢來戰公又敗之遂至合州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未半年普遂資簡昌合六州飛奏以聞優詔褒美且命與曹璨充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仍賜錢帛委公等隨軍賞給自全師雄亂後東路艱難賊害使臣抄掠、責者多矣時師雄雖死賊衆尚有萬人立謝行本為主以羅七君等佐佑之聞公警巡皇風而遁遂以賊衆保于金堂非公所部也公迺越境以討之賊衆又遁因駐師以待焉卒平狂寇先是金堂新都



洛縣等民為賊逼脅皆餉饋資給之公則出令招誘許以自新約  
旬不來無少長皆殺民婦者萬餘戶咸得安堵輸稅縣官故民心  
有懷賊黨自潰加以全斌等同心經略兩川悉平及奉詔班師主  
將獲罪皆以殺降兵受蜀賂故也黜公為唐州教練使天下人為  
公惋歎公處之自若不出怨言惟築室墾田聚書訓子而已十年  
間闢草萊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為富家到于今賴之開寶末  
太祖幸西洛祀南郊始起公為供奉官留監左藏庫今上即位  
就除左藏庫副使兼水北皇城大內巡檢又召公為東京畿內都  
巡檢使俄而公之猶子六人皆恣用家財不事生產公以禮義勗  
之反生怨懟乃搗登聞鼓願析祖業以自給詔公以理處割事未  
定會靈昌河決公受詔塞之諸子復訢公違詔遂罷使職退居洛  
陽不數年向之猶子已飢寒于道路上躬耕之歲公會恩例富  
起權河南尹許冲宣頗相勸激公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吾自蔚  
州太師而下世傳將帥今幸功名以繼祖禰年享壽考運逢理平  
使子孫去縶鞿襲縫掖熙熙自樂以終天年吾願足矣吾嘗讀李

經鉅堂重錄宋本

廣傳見其兵敗削為庶人幸匈奴犯邊被召而起及軍吏簿責自  
刎帳下欲望灞陵獵其可得乎古人成敗取則不遠以老疾為辭  
而奏其子為淳化三年公七十六矣一旦謂其子懷珪曰吾衰耄  
若此死在朝夕苟以先太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吾無恨然  
吾有平蜀微功思預刻吾墓其誰能之吾聞高山王副使舊直紫  
微有文稱子代又嘗任長洲宰時汝為姑蘓從事亦同僚也試為  
我請為懷珪曰預凶事非禮也且心所不忍公曰此人子之大情  
名教之大制也吾則不然且古之達者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令吾  
官歷二千石死踰七十六吾不死而安歸乎吾欲生前自視其文  
知辭無愧而功不誣也懷珪不得已命其子齋書而來集據事狀  
次而書之大率平蜀之功公居第一離而辯之其功有五若先入  
蜀培擊白水閣子二寨開王師破竹之勢其功一也徑赴來蘓分  
蜀人青強之力使劍門勢解其功二也以二十騎入見蜀主其功  
三也以四千人走晉州其功四也越所部擒羅七君其功五也至  
于謨議機權賞罰威戮所不盡者有公之自著平蜀實錄在焉初



全師雄之亂也諸將議殺降兵二萬七千人恐為內應公獨請擇老幼疾病者七千人釋之然後起二萬人以十為率皆反接之若連鷄貫魚捋江而下以兵衛之比賊衆知之可二百里矣若寇來劫奪殺之于江如此則殺有名矣雖不見用可謂仁乎國家議罪果以殺降為名有先見之明不免于戾者命矣夫公形貌魁傑智謀宏遠剛而有變勇而能仁負將材喜兵法雖為王公之子耻以恩澤封侯故能立功于當年齊得失以知命悟生死而無懼雖古之名將世之達人何以過此與夫伏劍而悔降兵仰藥而罪地脉者不亦賢乎公始娶安氏別駕某之女也先公而亡男五懷王進士不第早亡次懷珪前平江軍節度推官試大理司直次懷理以待親幹家未聽入仕次懷璟懷璉並補三班奉職孫二人贊華舉進士贊臣尚幼公再娶李氏封隴西縣君秦王儼之第七女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西京私第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禮也銘曰

神德皇帝

駕馭英雄

始即南面

乃平西戎

孰為前驅

經鉅堂重錄宋本

時維我公	白水寨碎	來蕪路通	劍門天險	一日燿
蜀既迭欵	衆尚七萬	其誰先之	公膺是選	擁騎二十
揚鞭入見	諭以禍福	蜀人舞抃	事訖而還	王師席卷
全蜀雖定	群凶未收	帝命我公	歐攘懷柔	刺舉一郡
警巡七州	盜死原野	人服田疇	定功議賞	理當封侯
孰為狡狡	唁、吠叫	謫去泌陽	前勲弗較	三月不仕
古人相弔	矧惟我公	十年不調	不調維何	熙、而笑
大祖起之	厥官尚微	我后增秩	暮年有輝	徼巡西洛
按察東畿	竟坐家事	終成罷歸	君子知命	達人息機
先入弊廬	可庇風雨	知止知足	何思何慮	慶見曾孫
名揚先祖	謂死為歸	預銘厥墓	不朽之功	永光攏樹







既定大業 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  
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閔蹶張昔賢或為之部以名聞首克其遂自  
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歷崇  
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尋拜西上  
東上閣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酷于大名之屬  
邑及王均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  
豪我推其鋒遷益簡路巡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  
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幾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畧典辰  
溪郡又乎涼鎮戎二城西陲之机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  
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監鉄饋運命使孔艱  
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寔從重兵以壓諸羗蓋西諸  
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瀛州充高陽閔兵  
馬鈐轄東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而露章至于再  
三今 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  
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止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

經鉅堂重錄宋本

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某日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傑與夫人皆亡今夫  
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  
皆早世曰紹宗今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二千石權  
亞大揔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于卿邦國榮之君子謂不克  
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辟公以行知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  
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崑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  
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  
充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与神之聽之而況于不殺乎公再  
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後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  
將不可向爾保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  
汙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被夷人中彭姓一  
族稱其疆點溪洞數州置兄弟以為守 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  
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  
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 帝



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  
惡草惟微天地不絕其類先王設之無猶是耳帝曰俞惟康厥  
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刑不勸廼以謀夫駭  
其族曰大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  
夷人大惧請命公曰絀爾爵秋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召  
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  
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  
二十年夷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翮彼飛鳥集于泮林  
食我桑黽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楚  
利方剝議者咸欲深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  
我手奏通秦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藝波之具貸入于縣官  
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恢復創抗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筭大充于  
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  
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波潮者通夜不息沙從  
而塞欲道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主被日之

經鉅堂重錄宋本

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  
彼沙老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愠于力僉從我謀而蘓  
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  
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  
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  
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  
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  
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獲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  
圖馬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通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  
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利及主民則樹無窮之名馬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  
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  
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為患則往蕃  
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



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方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徽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北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其餉而怵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即使僮仆道塗以累上仁其愛居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傳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千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君掾曹沛公朱寀草理命于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

經鉅堂重錄宋本

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符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其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	惟穎之濱	星萃于上	炳為哲人	儀茲聖辰
維侯之德	柔文剛武	弗無矜寡	弗有強禦	猶仲山甫
維侯之言	廼宣聖謨	于彼西北	西北有享	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	克顯克大	攘彼戎寇	禦彼災害	吾民是賴
我生既勤	我年斯臻	廼懷故園	廼謀嘉賓	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	帝錫我戾	歸牧于鄉	錦裘煌々	鸞銜鏘々
故老飲歌	吾問之光	我侯為何	四方是力	誠加于物
心錫于國	始終一德	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	遺烈在人
史其舍旃	垂千萬年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藉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



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通郊廟康鄉士聚兵以征伐振民于  
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待變通之數于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  
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勸漢近則隋  
有高穎唐有劉晏 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  
爾後朝廷重此任而常維其才天禧二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  
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 天子面褒其能屬以  
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 親製寬刑財論以賜之  
公當職五年間 天子有事于高郊又御端門既 今上即位並  
大賚天下至于 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  
皆優游以辨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  
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湟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  
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  
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  
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為京兆鄂縣主簿府知其  
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

經鉅堂重錄宋本

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余四人掩其骸耳安可  
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  
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  
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荐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  
佐郎通判邠州 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  
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  
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  
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于  
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  
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資與糧險不可據遂  
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及母妻子之愛  
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  
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城都公即馳駟入奏自  
引棄城守閔之咎且言平賊利害 帝深知獎歎擢拜度支員外  
郎賜五品服儀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



動均賦遂平如公始謀馬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  
得已謫監度州閔征尋召還判三司監鈇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  
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  
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益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  
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使復  
與執政爭于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  
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  
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失  
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且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  
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  
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  
北轉運使歲餘從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  
分堂權酷獲遺利益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  
子朝陵幸面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之粟又進三十萬石助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為難輟  
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泉貨每春取緡直於豪  
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正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  
領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  
澶州同幹供億事度成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  
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閔輔之要命公  
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  
密直學士如益州暮月召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閔漕帝曰河朔  
未可無知除都轉運使恩數厚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  
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  
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  
民多阻飢公悉倉廩以賑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  
河決于無棣將北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從死者相枕藉  
而水不降公奏曰不是可以州矣請函邊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  
月水出舊城文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邊工部侍郎相州繫囚



千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下密詔民有歲凶為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太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絳幾繒續糧芻巨萬數又請罷內帑錢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碓軍又東齊大數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為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問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為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獎勞及為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來才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若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信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閔征糞得補其亡矣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獎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則

經鉅堂重錄宋本

三省侍從二頁係中集十八卷七八頁西之文  
宋板有當重抄

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于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疑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千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鏊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由吾兄異於人體有回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伯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于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



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寔錄王傑曰  
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  
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  
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  
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刁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  
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寔對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  
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  
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大康  
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  
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社長社主簿祖野祖年  
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  
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二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  
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惟賢里夫人  
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

經鉅堂重錄宋本

爭及論儲嗣事朝廷言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  
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召惠  
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  
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載往賀之曰公雖  
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  
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載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	莫累於名	人顧趨之	以累為榮	神人無名
欲知者希	人顧夏之	以希為悲	熙寧以來	孰擅茲器
嗟二先生	名所不置	君寔在洛	公在穎昌	皆欲忘民
民不汝忘	君寔既來	遁歸于洛	繫而維之	莫之勝說
為天相公	為君牧民	道遠年徂	卒徇以身	公獨堅卧
三詔不起	遂解天刑	竟以樂死	世皆謂公	貴身賤名
就知其功	聖人之清	貪夫以廉	懦夫以立	不尸其功
無喪無得	君寔之用	出而時施	知彼水夫	寧除渴飢



公雖不用 亦相其行 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 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 子孫不忘 尚告來者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  
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使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六百戶食寔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  
戌葬開封祥符縣其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  
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于公為祖童捷左廂都指  
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  
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  
馬氏又徙處沒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  
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  
奉官而賜以名開府五年 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  
將太平興國三年項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誰采駟稱詔捕公



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丘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揣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隳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任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

經鉅堂重錄宋本

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旣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旣走邛州而詔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并與正合殺旣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羗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羗德公訖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更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章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更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廊延路駐治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羗方以兵覩邊會上元



開門張燈示以無為而羗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言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拾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趨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辨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一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丞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秘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如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樞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以公言為是七年除穎

經鉅堂重錄宋本

州防禦使知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教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具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



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宗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州遇事審：未嘗有所碩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後西南 誰封誰樹 有宋正惠 馬公之墓 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 暨：諤： 謀行計施 以羸擊強 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 雖貴雖衆 雖強必克 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 汝予良弼 見國而已 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 暨予一心 綱紀庶物 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 公曰孤臣 敢曠于榮 諛說不用 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 莫知其有 既榮以位 正或見醜 公於可願

兩得其尤 不訖大毫 天為不謀 德歎于年 孰云苟老

有賚後世 公為壽考 刻砮篆首 作此銘詩 陳之隧道

經鉅堂重錄家本

永矣其詒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家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宮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問歷年吏不能捕公以種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逸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吳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



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侯步軍副都指揮使  
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  
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  
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僖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人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  
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  
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  
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勤人維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使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  
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士皆為之俱公舉止言色皆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  
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  
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

經鉏堂重錄宋本

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  
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持坐客歷陳其  
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者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  
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寔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行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  
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  
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  
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  
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後判鄭州徙  
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翼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  
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



鄧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侍位大臣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擇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中宮使徙忠武軍鄧度使又以為同郡收制置使五日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輒詔視朝一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其死事

經鉅堂重錄宋本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贈賻天子惻然有哀公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判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臣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思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興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朝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鄧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朱氏武勝軍鄧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宗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奉庫副使次曰咸庫內殿承制詔曰



魯始錫封	以褒魯康	爰暨武恭	乃克有邦	桓武恭
其容甚飭	題其名聲	以動夷狄	公治軍旅	不寬不頓
思均令齊	千萬一人	公在朝廷	出守入衛	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	公曰老矣	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	汝子舊臣
亟其強	秉我權鈞	禮不筋力	老于敢侮	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	若子與孫	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	誰其敢倚
惟時	天子之優	富貴之隆	亦有能保	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	公有世德	載勳旂常	刻銘有詔	俾嗣其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蘓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一科為廣德軍司理奉軍始婦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蘓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



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荐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向且開後世弱人主以疆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蕪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

經鉅堂重錄宋本

失御史一頁係中集廿卷

宋板有可抄

失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一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遵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常慊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蓄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者以白蜀人隨之曰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頌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奸發伏逆見隨次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  
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苟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大都會皆  
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  
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  
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  
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一於  
規矩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魂輒不食家人笑其何  
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訊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  
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  
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  
召大臣議或欲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  
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  
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 莊獻明肅太后欲  
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  
服見 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經鉅堂重錄宋本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草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 既而上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夫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  
公惶恐避席治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  
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  
除監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  
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  
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四路安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  
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終一  
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  
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又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  
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  
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  
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  
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  
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



五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設于墓譜于家  
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  
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  
傲納山川及其士民  
公喬自躬與時偕達  
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中間幾息天子用公  
其間其勞一其初終  
夏童眺邊乘吏死安  
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定糧  
公居三年怯勇懲完  
見憐獸擾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其事方議  
帝趣公來以就于治  
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  
羣言營卒壞干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沒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經鉅堂重錄宋本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  
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  
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  
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  
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  
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眾  
長者之助也易曰思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個臣斷荷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  
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  
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  
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子著後唐國子毛詩博  
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來州楚丘令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  
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



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辭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今儀醜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就為進士時節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慶餘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賍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與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婦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未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叔陶下獄得其姦黜且奏徙與歙州一郡股票

經鉅堂重錄宋本

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文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特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辨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躡公聞之乃謂郡自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紉蔡在京用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宮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蘓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



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馬會獵于興雲山之  
西請公賦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  
劉六符馮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書舍  
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  
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以包拯雜治之得其寔乃誅  
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  
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  
言陛下始而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正以  
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  
保吉引剝負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  
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  
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  
公言宗政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  
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

經鉅堂重錄宋本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憂君為事  
集石今諫爭事為諫林一百一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  
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左右以時省閱上祠  
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  
詞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持進勳上  
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  
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  
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  
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家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  
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敷緒  
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即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  
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  
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鞞太廟齋郎餘未  
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



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  
稱之庶幾漢劉寬劉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  
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  
為仇人所中傷 陛下可不以天下法為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  
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在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蘓  
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  
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憐敗竄海上公生貶累年而憐  
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餽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  
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  
其貧不可以已俸饋之公所為大畧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  
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  
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 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 義近於迂 書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 在漢孝文 發政之初 欲以利口 登進耆夫  
有臣釋之 實矢厥謨 世謂長者 絳侯相如 皆訥於言

經鉅堂重錄宋本

有口若無 豈效此子 喋々巧諛 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 監于暴秦 歷祀四百 世載其仁 赫々  
我宋 以聖繼神 於穆 仁宗 如歲之春  
招延朴忠 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 刑於庶民 惟時趙公  
含德不發 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 置之不愠 用之不悻  
帝嘉其心 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 歷佐三葉 濟子艱難  
不彙不跋 公在朝廷 靖恭真言 不忤不求 孰知其賢  
望其容貌 有恥而後 薄夫以敦 鄙夫以寬 今其正矣  
吾誰與存 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倣儻有天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察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倣儻有天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察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



宗即位稍遷秘書監知樞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  
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穎州自穎徙陳自陳徙汝  
至汝若干年以其正其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為  
震悼贈禮部尚書贈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  
年遂知制誥持為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為  
公道之公亦忼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  
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  
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為之訕節故為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  
善汲如世之夸者為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為文  
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  
越皆以能為世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時至金紫光祿大夫勳  
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寔封至九百  
戶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京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  
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  
諱某任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

經鉅堂重錄宋本

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元卒也  
公子延雋為大理寺丞延讓為太常寺太祝延壽為求顯供奉官  
閤門祇候延雋為大理評事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莫公鄭州新鄭  
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為尚書都  
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伐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  
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為後死微夫子許我銘  
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  
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  
知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群猷侯

御于

帝所

出入百年

將相文武

有如周公

左右

真宗

自初筮仕

以至謀國

晦顯險夷

考終一德

公去州郡

無民不思

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

發論造功

每成無墮

誰私黨讐

用國威福

聞

上不豫

乃諫乃逐

既投有罪

而以公歸

退施一州

遂隕于腓

美矣邦士

公之季子

銘詩墓門



戴以龜趾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萃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 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 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 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其厚矣聞者為公縮頰其為

經鉅堂重錄宋本

侍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陽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說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真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史一人去之繩諸豪滑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未知壽州賜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



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党而開其  
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  
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  
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  
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  
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  
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四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  
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  
府民有訟婚者許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  
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之遣  
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  
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逸法其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而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  
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  
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

經鉏堂重錄宋本

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  
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有病  
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  
死而用其必有所為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  
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泰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今考諱某官  
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為利 以行其仁 處豐自薄 而清厥身 其仁誰思  
不在利民 其清孰似 以遺子孫 銘以昭之 以告後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于京師天子方憂思公飭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寢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間乘輿亟臨其喪親公形容稿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皇帝以來姓氏之書蓋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之間縣漢涉唐至于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奐獻書為唐為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考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大名節下一日虜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沒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

經鉅堂重錄宋本



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燕國太夫人妣  
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錄孤以公為潤州丹陽縣主  
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  
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祕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  
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  
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宰臣旦屢以公言於真宗遂命勸學  
資善堂未幾同脩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  
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  
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礮場醜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睢上  
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為復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  
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跨閭道以幾遇  
神仙之屬方群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遷非所以承  
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  
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  
大飢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

經鉅堂重錄宋本

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  
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仁宗即位遷戶部  
郎中又徒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尚至所居設壇場陳旗幟  
依神以下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其盥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  
敢以忤神苟死於飢渴則規罔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  
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鍾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  
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為下詔更立重  
法自江淞以南悉禁絕之大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  
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為景靈  
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虜難又母喪未除義  
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同勾  
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絀武吏而大臣名  
聞略吏得因緣為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為諸房定  
倒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



公以謂戎狄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為宰相所忌復以為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太  
后上仙兩府天臣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  
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  
為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  
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  
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冊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  
之兵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並出旋亦無功而還  
真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  
外之地貿易華戎頌其勢相萬於繼遷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  
不過要市朝廷爾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完  
計也願下令諸將虜即入寇亟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  
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為不然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  
平葛懷敏繼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  
使還俠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召為樞密使議者尤以為  
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帝為不得已聽罷之  
鎮密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願得益徙間郡遂  
以為史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  
昊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為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  
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訖公終  
不已乃復以為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  
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為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  
明年出判河南府兼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  
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  
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蓋九月已  
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



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為文章閎衍瓌麗治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天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於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利斗文字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虜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為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若通哺廝羅結屬羗增弓手練疆弩併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遂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拜伏思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臣惜其數離諛些卒不得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况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蘊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為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遠尚書駕部員外郎實守訥次遠光祿寺

經鉅堂重錄宋本

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似氏 自帝錫命 其後分封 以國為姓 爰自三代

涉漢東京 厥緒可考 顯維一人 又千餘年 曠不世食

疑：維公 實荒鄭國 始以孤童 竭來京師 乃賜之策

大放厥辭 於皇仁宗 英照四方 擊收群豪 寤寐弗忘

帝曰汝咨 東宮舊臣 左右予躬 道德循々 乃服大僚

顯允文武 豈無嘉謀 告子帝所 西方用兵 戰屢不克

天子悔之 莫如公畫 位隆隙開 公豈不畏 卒遭讒言

不相厚因 凡今在位 孰遇如公 尚復公嗟 靡志之從

刻碑高厚 萬祀無止 其誰詩之 有臣太史

龐莊敏公藉神道碑

翰林學士王

珪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龐公薨于其家是時先帝方寢疾乘輿不及臨奠而震嗟者久之於是其孤以公之功狀上于太常而博士李育乃謚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縣之



谷林山明年會修仁宗實錄其孤又請於史官王珪曰我先公  
位丞相于朝蓋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為之銘今墓墜之碑  
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考次公之族氏官  
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復為之銘其序曰惟龐氏之先自周文王之  
子畢公高之後別食于龐因以為氏近世或家東平又徙成武遂  
為成武人公諱藉字醇之皇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皇祖追封  
秦國公諱文進皇考國子博士追封魏國公諱格皆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曹祖妣越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國太夫人陳氏妣  
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為黃州司理參  
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舉公為兵曹參軍薛奎代  
田又舉公為法曹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與修天聖勅為刑部詳  
覆官歷群收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秀州入為殿中侍  
御史初章獻太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內東門儀制  
三卷及章獻上僊而章惠太后欲踵垂簾故事公亟奏請焚  
之其後章惠卒不敢出與政事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

經鉅堂重錄宋本

罷遣內侍韓從禮下教旨公上言陛下初頒聽斷而美人借恣  
撓法不亦上累聖德邪於是仁宗怒杖從禮并濮王偏廟美人  
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  
禮法公為御史時已嘗奏劾之及之官益疏諷過失會諷請辨乃  
詔置獄於南京已而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為太常博  
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待御史人  
為三司戶部判官仁宗謂執政曰龐某其止是職邪後數日改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  
院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體量安撫歷知汝周二州趙元昊反舉兵  
圍延州總官劉平遇戰于北川口監軍黃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為  
賊所害德和懼使人結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收繫  
其子弟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馳往河中府索其獄既又命公并  
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於是朝廷要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拔  
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  
吏部郎中明年改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諫議大夫為陝西四



路緣邊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公  
下令諸將每得 出兵其欲出兵必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  
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下多美地  
薦州募民耕之歲得穀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者以  
其首領野利旺榮書來願納款塞下公曰彼固多詐未可以信也  
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謂元昊屢  
勝王師令若遽馳介以往恐其氣益驕於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  
撫四夷靡有不至也今元昊放命不恭以毒我邊民且自視其區  
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邪若天子赫然大舉師西鄉而加誅之  
將安為計哉夫慮不至于久遠而徼一時之利者豈知也歟其歸  
語王孰計之踰月文貴復來然其言未肯去僭號 天子既厭西  
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余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  
復臣邪執以為不可於是時修復涇原恐虜益復入寇久之乃復  
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 神廟傍諱來  
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臣

經鉅堂重錄宋本

妾四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 神廟傍諱曰大王願以子事  
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 天子不許歸而更議之公乃上言  
西邊用兵以來虜人喪其和市國中愁用今其辭稍屈又有悔過  
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於是詔著作郎邵氏佐與其使并往  
既而元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為樞密使八年改參知政  
事皇祐元年以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始召還以謂方用兵  
時邊饑煩苦閔中蕭然請減緣邊之兵還食內地議者以為不可  
公卒減兵二十餘萬至是以天下之力困於養兵况兵衆而不  
可用方其無事請以法加汰之議者又以為不可公卒汰兵八萬  
餘人二年加戶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  
士監脩國史公為相不敢以毫髮私人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  
州 仁宗使公論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惟  
天子許之臣不敢以言其後遂召戡為參知政事而程卒不知也  
廣源州蠻儂知高舉兵陷邕州又下泐江九郡追圍廣州數月還  
據于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輕敵失軍 仁宗問誰



可將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臣麾下其沈勇有策慮可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中遂以為宣徽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公事或言青起行伍難使自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公曰鄉者偏師之出號令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教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豈不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者於是軍中皆恐畏未幾果破賊而還仁宗欲以青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太祖謂曰西有汾普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為使相則誰復為朕立功邪今寵青太過後益有勝青功者陛下何以賞之哉於是復以青為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以畏謹得幸求為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宰相以其有大功屢欲優拜之太宗怒以為宦者不可使與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今守忠無功以為節度使後復有求為宣徽使者奈何帝乃為止公在位久而無它宰相故謗言屢以及公會道

經鉏堂重錄宋本

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為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狀初言者拒公私於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出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丹嘗遣使來求御容仁宗顧左右皆嘿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寵某者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顧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繫心願擇宗室之為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名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為和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



而戡僅以身免未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戡等行視  
堡地因為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  
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檀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  
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徙知定州公在并時  
年甫七十矣欲謝事于朝而以得罪迺不敢及遇京師遂上疏曰  
臣疲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尚書左丞辭不  
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名還又數自陳悃幅天子不得已聽以  
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今天子進贈公司空  
兼侍中公為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窮  
檻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  
敢自為里輕邪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於  
誅磔而無所容然善視其居處飲食故士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  
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書所長其薦於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  
為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  
女封嘉興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五人元魯登進士第為大理寺丞早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  
寺丞元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  
君遠冀州支使陳琪其封德安縣君遠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其封  
仁壽縣君遠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遠宋充國其  
封安德縣君遠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彥若余未行銘曰

龐氏之先	食畢公裔	為成武人	自公三世	成武之顯
公所自發	其發伊何	文武維烈	孰暴其武	萬兵以西
頓甲來歸	綏如嬰兒	孰施其文	亦既入輔	風雨節時
樂其衆甫	逮公去位	天異載仍	天子曰咨	丐言予聽
公曰大器	維承之艱	豫建天子	萬世其安	公過京師
公曰巨老	天子謂公	公力尚少	其往為予	更撫予場
豈無威名	以動夷狄	公休于家	大事數問	公喪未行
忽出審訓	孰不相將	會莫如公	君臣始終	令問何窮
隧有豐碑	行者下拜	史臣作詩	以示千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入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道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誓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  
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 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  
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  
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  
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技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  
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  
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  
稍徙泰州已而 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  
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  
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  
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 天子  
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  
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  
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  
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  
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  
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  
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  
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珩往復  
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  
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  
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  
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  
人事凡六年 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  
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  
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  
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祕書監知潭州  
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杜州廣南西路經略委撫使公奏曰職在東



而後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起  
廣州而智高復四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及助智高乃以便宜  
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典之誓約使聽節制  
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  
請服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  
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  
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  
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  
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  
思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  
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州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  
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

經鉅堂重錄宋本

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莫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  
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乎不釋卷有文集二  
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  
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冷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  
人皆適仕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自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叢羨于前 兩賢相望 三百年間 趨歎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姦諛屏息 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

出入藉勅 險夷一德 小人之諂 公廢千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幽遐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來歸 韶人負土 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 匪止韶人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故觀文殿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絳略安撫使兼知延州贈兵部尚書威敏孫公既葬之十有二年其子之文欲為公墓隧之碑乃抵高平范純禮泣血再拜而言曰願銘我公之碑純禮曰嘻昔先正太師嘗與威敏誌其父而吾先正與威敏乃景祐至和之間出入内外事仁宗皇帝久同忠義之人也純禮聞公之事而不敢忘銘其可辭乃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沔字无規會稽山陰人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天禧間舉進士得官為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保靜軍節度推官號為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祕書丞用韓億揚偕薦為監察御史衷行景祐九年將奉冊中宮而明肅太后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從之三司判官許中薦方士能導引行氣公上言氣行於身隙不在天呼吸之間或紉而為患是詭道也申素無行不知力耕以圖報而後詭道以市恩寵罪在無赦乞斥遠方士置申于理從之會孔道輔先文正公以言事謫去而布衣李安世上書其言皆

經鉅堂重錄宋本

市井事不實下吏公上言安世誠有罪而欲天下戶知之亦難人見道輔范某方以言事謫去而安世復以上書得罪當以重法則安世之罪人不以為上而以為納忠陛下之法人不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願寬安世以慰天下之望乃謫知潭州衡山謫未下公復上書論視朝雙日之制曰雙日之制行是一歲三百六旬廢其半也而誕辰嘉節休日受釐又廢三分之一然則一歲之中視朝者纔百餘日耳而大臣奏事殿中率漏下數刻而退天下之務豈不曠哉因極言事得失乃復謫監永州酒徒通判潭處楚州召為左正言同知諫院公入諫建言治道之本在家並后之寵漸不可長請立貴近夫人為宮師以肅內政又言內侍遷官不以次非故事可止都知押班奮班閣門引進之下今序於上可復內降之出斜封之弊也可革其年二月豫王薨仁宗皇帝欲厚葬之期以五月公言啟土確山期日迫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刁屈今一品之葬其飾頗繁而祔葬者復衆非五六年計不可是又益一邊費也元昊之窺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



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幸笑以驚邊  
吏則重為陛下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俟西事之定書凡  
再上是時上悼豫王其人莫敢言者公獨言之自如也元昊使  
高延德奉書至延州聲言請和而猶載所僭位號名而不臣是時  
光文正公為延州帥以書責而還之聞諸朝執政議不一故曰范  
某可斬也公言范某有時望士多歸之今為邊帥得士卒心元昊  
之所憚故使延德奉不正之書至塞下欲間范某而去之今執政  
之議不一如使元昊刺知佯為交結之意而致慢言於朝則范某  
逐是元昊之計行也居無何元昊果使延德奉書至闕下有慢言  
如公所策先文正公總降一官知耀州西師未解上日夜以為  
憂乃移永興軍夏竦知鄜州陳執中知涇州各為路分總統以應  
敵公曰西寇可平矣而北虜不可不備乃言上陛下勞心於西  
而隙在北夷狄之人見利忘義誓書不可常守也願移高經宣守  
定玉果守瀛何九齡守安肅程琳守真定更選良吏居其冀洛益  
團諸州步騎屯於真定高陽大名三州則誓書始言可守矣先是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京師久陰不雨蒙氣蔽日公言傳稱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  
人謀上者願陛下嚴左右察姦謀以消天變未幾北人果遣汎  
使叛鹽而禁中衛士竊發捕得伏誅公既見事輒言無所迫避  
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况歐陽脩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  
素可任諫官自代遂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  
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移環慶路  
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渭州復知慶州當大閱軍成列矣公按  
轡徐行不前遂罷而天大風折木塵霧晝晦人方服公而不之測  
也會杜祁公富韓公先文正公相繼去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  
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慶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丁內艱服  
除為陝西都轉運使知徐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畧安撫使  
知秦州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友陷邕管連陷綠江九郡掠廣  
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公適過京師入見仁宗皇帝勞公  
且曰智高及吾欲昇卿以南事今南事稍息西州之寄秦為重卿  
其行也公頓首謝因曰誰告陛下以南事息者臣聞智高掠邕



廣收寶聚以億計日縱縮高會亡命歸之者不絕臣料之南事恐未息也居一日揚政蔣偕軍敗聞上謂左右曰孫某固言之矣遂還公以為湖南江西安撫使智高既掠廣州移兵北首欲度嶺江湖以南皆驚人心洵公聞乃檄江西湖南令極辦營宇犒賞大軍且至人遂安不搖智高亦不敢度嶺行至鼎州詔以公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密副使狄公青為宣撫使自智高反諸待用兵各以所利進退而無節制故數敗公至下令曰出兵而無節制遺賊擒也自今已往一以節制從事不用節制而勝猶敗也狄公青至問公曰事將何如公曰欲知我之勝負則料敵得失可也為智高之策有三遷兵巢穴伏而不出上策守邕州以老我師中策揀其衆進戰與我較一日之勝下策然智高猝起官軍數敗橫行嶺外有驕我心戰勝而驕輕與我戰不難敗也狄公青大喜然之軍行至歸仁智高果奔邕州出戰先是公辭未行請挾騎兵為奇不許既行諭嶺使更製大刀長斧雜短兵用之人亦以為非是狄公青來始益騎兵三千及戰歸仁望智高軍皆翳蠻盾翼兩

經鉅堂重錄宋本

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乃先伏騎兵於山間而更用短兵搏戰得所製大刀長斧標盾始破散所伏騎兵亦繞出智高軍後鏖之呼聲動山谷蠻人死者過半遂大敗智高率其餘衆逃入海嶺南平公自為御史臺官數引大體言事天下稱之後去言路外徙稍遷至侍從帥邊滋有時望國家有緩急未嘗不在邊中及平智高入見仁宗皇帝解所服玉帶賜之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睢陽召還為樞密副使公既在位益感激任事數為上陳治道及論列它得失每言輒盡有不悅公者會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詔葬為園陵禮官謚曰恭德公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而郭氏張氏二后不聞有謚今謚妃子曰恭德雖禮官之罪而實貽訛於陛下因併論皇儀治喪詔葬為園陵非是遂改謚溫成園陵亦罷已而詔公讀溫成哀冊公奏言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而溫成追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翌日執冊立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某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將郭恩輕出  
軍敗乃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畧安撫  
使知并州過鄭而夏人之使適至州除館以待之公止其館未行  
州將以告公曰彼陪臣也豈吾所當避者不去州改館以待夏人  
夏人亦不敢言未至河東是時虜占有麟州故地爭不已公至乃  
徙其衆遠去後陰遣間至河東捕得公遺金帛而還之夏人亦畏  
公不敢近邊初公守杭州人喜浮圖法男女晝夜雜會其徒因  
伏匿為姦遂以成俗公出過市中有塔廟甚麗公命撤之皆重扉  
複墻得亡逸婦女百數因併捕其徒置于法杭人懲艾俗遂革而  
其罪人散去往々造為飛語以中傷公會樞密使田况病參知政  
事王堯臣堯上問公所在欲召用而言者果以飛語聞上  
不信封其章示公上適小不豫言者乘而益驩遂罷河東知壽  
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  
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英宗皇帝即位  
侍郎當文忠在西府薦公材畧絕衆不畏強禦而輕進退

經鉅堂重錄宋本

今雖老矣猶壯也可用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  
公知河中府詔趣上道辭不獲入見英宗以官召之而不名也  
比退日晏改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聞上  
使中貴人挾醫視公賜黃金良藥公泣曰老臣蒙上知未效犬  
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鄜州年七十一公為御史諫  
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處之後為樞密副使爭溫  
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之然公天資警絕敏於事尤能決  
煩去感方事至前衆持難相倚徘徊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  
無事其為政尚方畧耳目人莫能測知縛制強豪一切以理為人  
所稱道在符離時莊獻明肅太后共政州守江鈞有墜言於坐  
中為通判者欲上其事州官皆往謝之至再拜而請不許公獨後  
至不拜通判怒乃曰而與守同耶公曰守今請去異時之資也公  
今陷守異時無羹所矣通到悟大恐返謝守而與之歎在慶州時  
特支絹帛惡軍中口語藉公聞之大饗士優人以佑帛為俳語  
以進公召謂曰邊城無警士衣食縣官不見敵數蒙上賞賜未



知所以報効而文散以。上賜為戲可斬也。今姑舍汝死竄之軍中。帖服皇祐五年契丹使來請曰願觀廟樂而歸。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公時在西府乃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使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詠歌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仁宗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人嘗任外官率它武臣上書乞遷。仁宗曰法不可得也。訐不已。仁宗以語公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軍當給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故不奏。公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為何耶皆皇懼再拜趨出。初至杭州屬縣令來謁請辭公曰吾欲與令從容余杭令黃世永曰前日縣有剽行路錢六十萬者請往捕之。公曰無煩令往也。翌日張晏賓客滿堂坐未定捕盜者已得盜至矣。桐廬遂昌民楊日用以僭居鄉里人患若之。令尉至者必與之交而行其私否則持其長短陷之前後所陷令尉甚眾。令沈紳免官過杭公問其故紳其言為日用所陷。公曰此可治也。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乃使吏受紳辭檄桐廬捕日用屬吏其子私與鈐轄吏宋昇飲酒酒酣出黃金一斤以遺昇酒未竟公使人逮捕昇至廷問楊日用事汝預也昇曰不預然則酒酣遺汝之金以何事也昇情得皇恐謝即黜日用并其子流之昇亦抵罪杭人以此畏公重足一跡不敢為姦雖窮里空舍皆如公在其旁勝甫楊忱游公門以材自負不信曰是安能皆知之乃相謂曰居明日之湖上游蘭若素約而不往若縱飲而行博公安能知我哉及其往未坐有呼於門甚急曰公使人遺二客持小奩發之五木也大驚乃服公之筭也。故相國王珪嘗誌其墓凡公之行事與三代封爵贈謚所娶所生之子皆誌之矣。故今專序公出處進退之本末有畧之者以其見於誌也。其異於誌者子之文今為承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宮幼女適朝散郎司勳郎中莊公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孫男長某早亡延壽為豪州司戶參軍延賓延宏延通延祖未位孫女之長者適前進士黎確而子之文集錄公之詩文章奏議為集二十卷藏之家銘曰

在昔

仁祖

好是文武

文而臯益

武也方虎



德名泰會 熙我王度 在時威敏 出以類鳴 作而有言  
如金奏廷 法欲 衆耳以傾 嶺蠻睚眦 我則輾之  
夏童陸梁 我則斥之 以言以功 帝用識之 識而在位  
正直是謀 有猷有言 天子之休 公言孔嘉 味者是疑  
或違或行 公守不移 奉冊而告 置冊而辭 辭而抑  
南國是式 唯靈是扶 唯姦是擣 擣姦扶靈 人莫予測  
窮里突奧 如公在側 既用而張 亦毀而折 毀而譽還  
如火燁 今雖遠矣 而猶不歿 非鼎而名 有山之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輟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  
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  
斐以墓隧之碑來請輒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  
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  
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  
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  
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  
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  
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警親教公請  
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  
進士為一時偶儂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  
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



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  
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  
政得太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諂范公以  
為當默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  
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  
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  
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自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  
西盜賊峰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廷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  
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貲取敢言士公首被  
逐以大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  
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  
對賜坐給紙筆使其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  
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  
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  
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  
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  
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  
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揚文公陳文惠公比逮  
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  
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  
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  
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令五寨  
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  
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



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師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 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

經鉅堂重錄宋本

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皆產 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 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遂入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 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稱 上意 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 朝廷士大夫知 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



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高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高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夫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木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

經鉅堂重錄宋本

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白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叅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



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 上曰朕有意久矣願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 上乃稱 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便行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 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 英宗方居僕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 上大嘉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 英宗力辭 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 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經鉏堂重錄宋本

上以為然遂下詔及 宮卓晏駕 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 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 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 覺其意謂二公曰今 天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 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 杜門求辨其事 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 上知不可奪除觀文



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克京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之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十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朝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關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相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



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  
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  
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  
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  
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除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  
嘗百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決惟殺  
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  
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  
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渠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  
亡孫男六人慈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原  
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  
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  
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經鉅堂重錄宋本

恭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  
師公家以公碑誄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及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

有臣文忠

自嶮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煇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托之

三起三債

誰實使之

債而復全

惟

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亦何知

言恐不深

穎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首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  
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杏林原遂畧宥州之境屠噬咩歲  
香毛奴尚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廬舍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生  
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  
使不能闕邊以功亟遷至秦州刺史泾原儀渭兵馬部英宗廟諱  
經畧招討副使 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由是  
天下知公名公提泾原之師威震羌夷既而曩霄復稱臣西陸  
少事矣乃以公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部英  
宗廟諱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侯歷惠州團練使眉州  
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  
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 天子碩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為  
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首儂知高僭竊服號  
以盛夏舉兵陷于邕州濟州而東又陷泂江九郡進圍廣州力屈  
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南人心為之蕭然公  
於是抗章請行又因侍 上問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

經鉅堂重錄宋本

今遠夷跳梁不足為 陛下憂願將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  
之闕下 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置廣  
南盜賊事加檢校司徒 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厚甚先  
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鬪志明年正月自桂  
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同英廟諱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閔公  
即按同英廟諱以不應令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  
之衆莫不喘恐既而頓甲軍中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  
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絕崑崙出歸仁  
鋪先自為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  
死山下賊氣乘銳确吾軍公親執旗鼓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  
意時會暮賊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偽  
英宗廟諱黃師安儂建忠等五十七人没于陣知高夜縱火城中  
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戲下招  
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皆慰遣以婦又歛群屍築京  
觀于城之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于楯什其傍或言



知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為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  
知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遂曲赦五嶺又布德音至于  
江湖之南公還為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  
賜第城南一區子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君命上固以  
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幸  
不可撓以法上累訪以邊機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  
之晚以盛滿為戒思避時柄遽終于陳州享年五十公為人慷慨  
尚節義有大慮謹密寡言外剛重靜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機  
會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  
後先者故常以少擊衆而所鄉無不靡與士卒同寒飢勞苦而又分  
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連之戰方被創甚聞寇且至即挺身以前衆  
莫不爭為用間嘗獨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中見者為之辟易今  
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于西邊公時  
為裨將殊為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為將者

經鉏堂重錄宋本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漢以  
來成敗之迹槩而能通公為涇原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  
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  
過其後洙以貶死為周旋其家事唯恐不及其徙真定道過故鄉  
謁縣先下車迨至令庭遂燕故老於毒縣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  
中令之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夫人  
人昧下日舉觴于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  
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皆鬱中人或  
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  
其軍此非誠所感邪公薨之初詔衛公匯歸殯京師其葬也罷以  
鼓吹旌輅送于都城之而又勅所過郡治道上共具發材官輕車  
至于西河卜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裕饗恩加贈兼  
尚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  
考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靡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  
夏南平嶠外未嘗不擇形勝整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兗陷敵名



動殊俗為國虎臣善夫臣洙以謂有古名將之畧豈誣也哉公娶  
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三班奉職蚤卒次曰諮西上閣門  
副使次曰詠內殿崇班閭門祇候次曰諫內殿崇班次曰說東頭  
供奉官次曰諫內殿崇班說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  
禁曰擣尚幼銘曰

汾晉之氣 蒙于崆峒 有如其人 武襄之雄 始來京師  
感繫從軍 以節自發 孰莫不聞 元昊雄姦 歸節塞下  
西邊用兵 露甲在野 公出大里 至于杏林 奇謀縱橫  
以驚戎心 上顧將帥 威名無如 來汝陪予 秉國之樞  
盜起南荒 乘邊弛防 陷邕圖廣 妖霧以猖 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 賊失崑崙 膏血原州 還服在廷 越茲累年  
夙夜乃事 匪圖弗宣 將相出藩 年甫五十 公不復還  
天子為泣 生莫與榮 沒莫與哀 彝常之載 其績有來  
有勤其初 有大其後 書德於詩 以質不朽

神院使世衡神道碑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文正公范

仲淹

公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  
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  
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  
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  
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  
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  
銀夏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  
逼戎落曾不畏憚與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是議不可  
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自是不可并矣君曰過  
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  
其力過石數重泉果需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  
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保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  
授君內殿丞制知城事復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



向時漢官不能思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  
意多所周給嘗自解佩帶與其首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  
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之北有虜塞虜常濟河為患君使屬  
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  
貸之本逮之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兀城中芻糧錢幣暨  
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  
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  
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  
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  
邊患乃召藩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  
繒絲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以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恐復為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五頁脫

宋板有可補抄  
此五六頁當改六七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止  
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  
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  
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  
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  
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  
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  
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  
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泰州太平  
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  
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祀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  
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  
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  
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道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于君復欲以賄汚君正色不  
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詒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  
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章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  
監京北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著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  
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兄弟有欲折其產者君推  
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撻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  
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  
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占文  
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詒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力人也訴記誼  
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皆殖教孤  
天撫養士伍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

經鉏堂重錄宋本

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其謀得  
行會君已歿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公	出于賢門	吾志必立	吾力是陳	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	還自瘴海	試干塞垣	摧以從事	意其出人
悍虜之患	又邊之民	夙夜廼職	星霜厥身	主則有涯
死宜不泯	邊俗祀之	子、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府寺尚書祠部通判鄭州吏部南遭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為  
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為  
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歷以  
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既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  
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成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北城軍專  
版築之役義勇之惰弛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  
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為民患乃修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  
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謁急且求假楫稍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  
矣尚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湏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  
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  
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為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  
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畧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  
自文靖公号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為美設俄  
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群牧使契丹祭奠使復以樞  
密直學士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徙廊延

經鉅堂重錄宋本

路知延州羌酋異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即  
檄宥州取之斬于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為群牧使判尚書  
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  
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為政者務威猛為擊搏以  
操切之民有輕犯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  
藉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寬簡人心  
大安歲屢豐穀賊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為高其估穀價遠平乃止  
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為生祠公拒  
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  
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填委若不可究者公為之以閑  
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時訴訟不即決事多留公何以  
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失殆言者妄爾帝素知  
公才由是又知公為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始親政言事  
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大臣為股肱股肱耳目  
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



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遺矣又請陳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之命適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今上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班入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畧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嶺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為五而以其一最優者課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為令者率如此有欲合廊延環慶為一路者公言東自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九二千二千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為援手議者又欲下邊臣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諉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為御史中丞公以為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上以至公之意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為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入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乘其不意出兵必有功

經鉅堂重錄宋本

遂取羅兀城之又築三寨開荒惟道綏銀屬之麟州既又撤太原調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遇伏將何以繼之永和閑回遠維違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閑而神堂援兵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為有先識其獻計者又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闕不相維制守之固未易也柰何增堡障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羅兀不能守舉三寨悉弃之如公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為多公言諸道兵會羅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為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慮而起蒼猝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事于洮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至董氈用舊事貽公以書且稱勅公遣謂曰若藩臣安得妄稱邪董氈皇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河降附者



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為無功固辭不聽  
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高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  
太一宮使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  
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于懷忠  
里先公之塋公資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讀書  
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為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耻  
言人過及遇事則必爭無所回屈處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  
而治邊尤不憚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  
為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真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屏風以遺  
仁皇仁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英皇故其感慨瘁盡謨  
猷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旱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  
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  
可不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諷切甚多常應言出於忠厚然  
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畧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  
之策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為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

經鉏堂重錄宋本

王氏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彥尚  
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  
先公以亡希明尚幼獨希彥好學有吏能為公所器愛女四人長  
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繼室  
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緒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  
並太常寺太祝請間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舉中未  
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彥奉公之狀求銘曰  
姜姓自古得昨於呂太公封齊遂荒東土維申及甫  
為周卿士崧高之詩既好且肆宋興百載愈顯益大  
維公之門國相者再伯祖皇考三朝倚賴民富于內  
兵偃于外維文靖公實相仁宗緝熙弥縫  
致平底隆有德有功有初有終廟享之從見于歌工  
慶流源澤被後昆維公之生氣直而溫規為設施  
無所不宜匪急而集匪嚴而威外臺將輸阜康是固  
國裕於用家豐有儲方面翰屏慎重鎮靜有懷者思



必信維令 廟論和壹 樞機精密 出入始卒 周旋如一  
公訃上報 維 皇震悼 大用未究 胡不耆耄  
神崧之原 芳博大且長 松柏森成 芳林之蒼 附于先公 芳永  
固以藏福 流無窮 芳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蜀公范

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沒之十九年  
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為銘文求文於鎮以  
為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為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具  
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已大畧於士大夫之傳以為公天資  
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畧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  
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舊屬  
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應敵者未  
有遺策而大將劉平右元孫敗于外城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  
故君子以為公之所欲為者甚壯而 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

經鉏堂重錄宋本

故上 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正  
其後得公之事為詳及公之沒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為能全  
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之中猶能有立如此 鎮所聞於人  
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  
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恕事後唐為校書郎從孟氏辟于并  
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於家及公之貴累贈  
太保王考諱從龜事蜀為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  
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蔭為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  
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  
衣為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  
簿再調錢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  
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  
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為賢之書公姓名屏風遇人輒以識否  
為問至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為倅未行會寇萊公出守洛陽奏  
公為留守通判詔從萊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與而爭欲得



公為僚朝廷以此知公可用尋召判三司開圻司改尚書屯田員外郎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皆被其害朝廷發兵萬人塞之不給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荷校督役嚴甚山東騷然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為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為民愁無聊今急之愈怨作愈不力不如一寬之典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佑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斂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于邊至今以為便是時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為憂徒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池監募民入粟于邊而農得以休就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持制充陝西都轉運使逾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酋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為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

經鉅堂重錄宋本

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宮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獻太后有意修復兩府廉封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先帝朝以此空府庫今一夕為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有而復興民將不堪臣以為存不如止群公皆助之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歲諸道旱蝗疾疫閩中尤甚公自減廩食以為民先富人皆爭出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既屢受任陝西出入徼邊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元昊果反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為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為意一旦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守者總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



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  
陷沒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禱于州南嘉嶺山  
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  
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  
公無罪 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  
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  
邊食乏而民不勞加尚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  
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厲公 命討且降之盡獲走歲許汝夫蝗獨  
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尚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洛  
享年六十有八 上為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  
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  
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尚書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一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  
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早亡曰宗師宗賢並  
為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

經鉅堂重錄宋本

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唐謹次適屯田員外郎韓  
繹孫八人宗本尚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尚書虞部  
員外郎子儀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竒光祿寺丞子  
淵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  
在樞府嘗繪尚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為  
知人大將狄青初為散直肆麾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為名將平  
居無事常欲為久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  
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密疏以為急而用之緩而  
棄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  
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為邑佐構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  
銘曰

嗟我范公	其先太原	從主于蜀	崎嶇艱難	遭時不祥
再世不顯	集為我公	碩大光明	初仕于洛	有駿厥聲
時之望人	惟寇與張	公之所從	為彼得喪	用公京東
東人以紓	用公河朔	邊廩告餘	公在閩中	帝不西顧



化益為糧 農不釋畝 公還京師 羌叛于西 公出西撫

羌拜其馬 召還三司 屢試有成 公在樞府 豐六年

自陝徙雍 復臨河陽 羌飽必叛 以詔 天子

公言卒效 寄以西鄙 二帥殞 城賴公全 公斥不許

民為號寃 天子知之 旋踵用公 繼守三鎮 有光于終

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 以沒元身 克多歷年 嗚呼賢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Faded tex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經鉅堂重錄宋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光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

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深州司法叅軍契丹覆深州

舉室罹禍 朝廷哀之贈大禮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

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 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

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 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中上第

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

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濱州太史恃府勢

築室鄣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撤室

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

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

喜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



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輕畫辭行仍服全紫公至上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與之確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除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路者或暮年或再暮乃代去再期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暮年為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

經鉅堂重錄宋本

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爾敢不究宣天子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己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又自商胡西徙趨恩異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橫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計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為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徙以來填闕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



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往必橫潰泛濫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為魚鱉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壅河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蘓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為是公又上言民惟水災皆結廬隄家糧之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臣不敢竊取為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河東都轉運使

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邊民多闌

鹽抵重法公請損官監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院兵部太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齒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記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為館

詔取書入置前使者固請

經鉏堂重錄宋本

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經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閣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它語以問使者使者出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撫使士俗多棄親事浮圖公案籍閱其不如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某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年六十九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衛良推疆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為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旋輓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稍聞公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為安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虧除不盡繩也有



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斂衛送成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慄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即世三男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己酉葬于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碑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其命為之銘某昔通判并州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

德盛道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公正衣冠

嚴不可干

施之於政

乃仁乃寬

吏畏而悛

民思不諼

啟銘垂美

以告後昆

趙樞密瞻神道碑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

經鉅堂重錄宋本

于位年七十有二計間 皇帝 大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襚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盤屋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見俞誅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頌詠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名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者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歡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毫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為盤屋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歷六年進士第初仕為孟州司戶叅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



裏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長治遜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祕書  
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此名杜改太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即於  
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  
其書考馬遷尚書屯田負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負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唐用臣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畧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  
請易置曹僕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  
則受顯逐 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  
去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六月詔議

經鉅堂重錄宋本

炳於後世列於 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援其  
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惇德有容	遺我後嗣	實自	祖宗在
仁宗時	公始試吏	民曰父母	來予攸暨	簡干
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臣	曰惟汝忠	爰暨
神考	公心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	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	四鄙戢兵	靡有內外
皆吾孩嬰	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慙一老
南山有虧	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	忠厚之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珠璣

佛行錄

佛山

智

大

女

小

外

經鈕堂重錄宋本

